

油菜花开满地金

凌泽泉

在郊外，遇见大片大片的油菜花，惊喜像花儿一样在心间粲然绽放。

最早叩响春天门环的是梅花，疏影横斜，朵朵梅花从褐黄的枝干上探出了好奇的嫩头，沐浴着初春的骄阳，悄声地传播着春来的消息。“暖气潜催次第春，梅花已谢杏花新。”先叶而开的杏花一簇一簇的，白里泛着微醺的红晕，难掩乍开的娇羞；桃花也易感知春事，枝头上，一片片嫩叶急不可待地冒出来，热情地烘托着水红的花瓣，桃花开得艳丽，也开得忘情。记得老家的院落栽有几株梨树，梨花开时，我喜欢搬来一把竹椅坐在花下看书。一瓣瓣白如雪的花儿时时常飘落到我的肩头，抑或跌落到书页上，有着轻浅的芬芳，甚是醉人。一树树梨花，承载着多少温暖的春意啊。

就在花儿赶趟似的绽放之际，油菜花如写意画的高手，以蔚蓝的碧空为背景，在广袤的田野之上，挥毫泼下浓浓的金色，让金黄的颜料流淌成河、堆积如山、香溢四野。

成畦成片的金黄色在无垠的大地上华丽地铺展，放眼去，满坡满地烂漫一片，汹涌成花的海洋，恣意地淹没山冈、小河与村庄，明媚的春光从花海上拂过，闪耀着无数晶莹的波光；款款的春风从花海上掠过，此起彼伏的浪潮绚丽多姿。更有那馥郁的花香向怀里猛烈地撞来，撞得心房突突直跳，染得心田痴迷沉醉。

油菜花攻陷了山冈、河流、池塘和村庄，清雅的芬芳翻越过浅浅的山梁，贴着芳草萋萋的田埂，掠过杨柳依依的水岸，顺着家家户户的门洞和窗棂悄悄溜进去，在房梁上缓缓盘旋，灶间的饭头上有了淡淡的花香，粗瓷大碗里也有了喷香的美味。

油菜花盛开的日子，可忙坏了远道起来的那对养蜂者人，他俩，是寻着香径追逐花香的人。欢天喜地地把一只只蜂箱运到油菜地的最深处，然后支起一顶帐篷，铺起床铺，蜜蜂们欢欢喜喜地扑进了花的世界，男的头戴纱罩忙着割蜜，女的蹲在一临时支起的锅灶边烧火，孩子则斜在一旁翻看着小人书。一家人就这样守在蜂箱旁，过起了与花为邻的田园生活。身边花海漾波，眼前蜂蝶飞舞。远离红尘的喧嚣，这户养蜂人家的日常生活流淌出令人羡慕的浪漫诗意。

比起这对养蜂夫妇，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日常生活是多么的矫情。囚身于钢筋水泥铸就的高楼大厦，耳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身陷灯红酒绿的繁华，四季的更替在心中已不太分明，凭借着儿时生活在乡间的记忆，猜想着一年四季节气交替变换的农时。嗅觉被浓艳的香水和喷香的酒肉惯坏，视野习惯了电视画面里失真的色彩，耳畔习惯了市声的嘈杂，思维也习惯于在忆旧中打捞曾经的美好。楼房和街市的阻隔，无情地淹没了春天走来时的铿锵脚步。久居城里的都市人，已很少有人能真切地感知到春芽的萌发，听到春天翠绿的鸟鸣，更无法触摸到正在涌动的地气，甚至连油菜花在天地间正轰轰烈烈地绽放也不知晓。

但，油菜开花从不需人来捧场，只要感知到春风的和暖，它们就会铺天盖地地盛开，金黄的花儿一路铺过去，向山冈、向河畔、向旷野、向天边……一路泼墨、一路挥洒，以不可阻挡的气势，覆盖春潮涌动的大地，静心地期待着一场孕金化油的盛宴。



一点红 张成林 摄

斯人缓缓归

杨晓红

这是她去后第一个清明。像之前的几个七日一样，我都回来，站在她的坟前，不参加烧纸，不哭泣，只是默默地，怀想。等坟头前所有人都磕过头了，我才跪下，对着她的坟头，深深弯下我的头。

她走了五个月以后，腊月初六，是她骨灰安葬的日子。大家回家。那只是个落满灰尘的空屋子，已不算个家了。拿起扫帚，打扫灰尘，眼睛湿蒙蒙的。再也没有那个围着锅台转的瘦小身影；再也没有飘着香气的炉子，再没有翻滚着的猪骨头和赤豆，没有了黄漾漾的鸡鸭汤；被条上一股冰冷的霉味，没有了往日带日头香味的暖；菜篮空空，没有了掐好理齐的蔬菜清香。只有黑黑的砂锅，歪在墙角，院墙边落满灰尘的晾衣竿，晒着冷淡的阳光。一种微酸让人要落泪的冷清，飘在更加破败的老屋里。那个跼着缠过又放大的小脚，走路无声，在小菜园里侍弄菜蔬的身影，那个轻声细语与子女说话，大声呵鸡骂狗的白发婆婆，那个说着一口最土乡语，总是最后一个上桌吃饭的老奶奶，那个烧火时总问“红伢，你炒么菜，我点灶火啊”的老妇人，不知道隐遁到何方去了。

还差两个月满九十岁，她去了。或许她不在乎满不满，该去，便去吧。只是去之前一段时间里，她时时自责，怪自己记性越来越差，头脑大不如前，常常叫不出眼前的人名；怪牙齿全坏，吃不了硬东西，还带儿女们一起吃稀烂的菜；怪耳朵背，听不清儿女们的电话。渐渐，腿脚不稳当了，以前能做的事都做不动，时常一个不小心就摔倒了，她更会自责：“走得好好的，就自己绊倒了，半天也爬不起来，真没用了唉。”可是尽管如此，她的土砖老屋，她一个人的家，也是每个儿孙共同的家，土灶台、床铺和菜园，从来都是干干净净，清清爽爽。儿女们给她买的补品，她一样不落地认真吃下。直到最后，她还有半瓶钙片，半瓶老年维生素，六味地黄丸什么的，都放在她的饭桌边。最后，她也只是发烧了两三天，医生就发了病危通知书。

估计在八十二三岁时，她开始在院子里开荒。因为彼时孩子爷爷身体已很虚弱，再不能帮她抬水抬粪过田坎下菜地。院子只有七八十平方，她一锄锄拢起沙土，挖起并搬弄沟泥，五六块长短搭配的菜畦，就整整齐齐出来了。

春天是辣椒茄子，豇豆黄瓜，秋后是大蒜菠菜，青菜莴笋。甚至有时还有些玉米、芋头，在夏秋之间的院落，摇曳青翠翠的叶子，都用丝网网着。几步远的东墙根，也用网网住，两三只鸡一只鸭，在那里啄啄嘎嘎。最北边的墙根，老人用沙土堆起个小花园。不知在哪里弄来了花秧子，月季、野菊、草兰、金银花、映山红什么的，老人可不懂那些花

草排列的套路，就让花儿高矮杂处，青藤瘦叶间偶尔会冒出几朵鲜花。那一丛野菊一到秋半就擎着一丛金黄闪亮的花朵，怯怯又热烈地，开起来了，与这粗糙又随意的院落十分搭配。极像这注满银丝与皱纹的老妇人，与她那些鲜亮饱满的儿孙们在一起。除了服侍久病的老伴，老人每天大部分时间用来侍弄她的院落。拾起鸡窝里的鸡蛋，采摘一把应时菜蔬，那是她最大的满足。

在她八十五岁时，相伴六十多年的老伴走了，在那偏僻又安静的山村，漫漫长夜和许许多多寂寥的日子，她无尽的思念和怀想，恐怕只有田边汨汨不息的小溪与她互为倾诉，但老人除了最初的那几天，儿女们以后很少听到她哭泣抹泪。仿佛她老迈而沉静的心声，被岁月泯去了凄凉，剩下的都只是温暖。

儿子媳妇们怕她孤单，把她带到城市里住，刚过了一年，她就又吵着回到了这块她魂牵梦萦的地盘上，重新拾起筐箩锄头，用更多的时间打理她伟大的琐碎。山村独居的日子是寂寞的，老伴就在离家百米远的山坡上，日夜无声地陪伴着。

婆婆性情温厚但不失倔强。我所见到的她发的最大脾气是在她离世前一年，和大儿子的一次争吵。一向孝顺的儿子，为了两块破抹布，把她气得抹泪了。老人家一生省俭过日子，以至任何时候，都改不了一针一线都不舍得浪费的习惯。一天，儿子实在忍不住，丢了她用了很长时间的破抹布。那抹布不但是旧衣服片片做的，她还用针线缝了又缝。儿子看实在破烂了，便用两条旧毛巾取而代之。等儿子转背，她又收起旧毛巾，把破抹布给捡回来，儿子又扔，扔得远远的，让她找不回，且狠狠责备了她几句。她倔强地坐在小竹椅子上，一边大声数落：“过去老人言集噶（积家）有如针挑土，败噶有如浪淘沙，我一生省吃俭用惯了……”一边抹泪。看到儿子内疚了，经不住儿子几句哄劝，就又不声不响端碗吃饭了。

她一生生养了八九个子女，成人六个，后嗣数十，还正开枝散叶。除了子女，她还带养过多个第三代，如今她真的老了。孩子们偶尔带着吃的喝的补品之类来看望她，她高兴，留饭留宿，锅台前后，忙里忙外，殷殷招待。倘若不来，也从不念起。九十生涯终止时，没丢下一句话，就连她离去的方式也这么干净俭省，没有污秽，没有拖延。橱柜里摆放着她的四季衣物，整整齐齐，干干净净。好久，子女们都舍不得清理。除此，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，似乎她就没有来过。

她走后，老屋无可挽回地衰败下去，唯竹木依旧葱茏。有时又感觉，她哪里曾去，她就在我们身前或身后，与竹子松树们站在一起，无声又无息，无处不在的草木。坟地边茶树上开出了许多淡白色的小花，朴素极了。白花中间配着细细的蕊，淡淡的黄，极协调，像这山村极其本色的言语。以此祭奠她的离去，非常合适。就像她那日走，极突然，又平常，既不舍，又安静。

风吹乱了头发，吹冷了雨。风住，雨未歇，纸钱飞。

陌上春将尽，斯人缓缓去矣。